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金”^①

吴英喆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语言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的首三字表示“大金国”, 已成定论。其中对于意为“金”的契丹小字, 前人曾为它构拟种种读音, 但迄今犹无定论。《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出现的另一个契丹字, 据其语音可能也表示“大金国”的“金”。本文通过两种不同写法的“金”的对比, 构拟了于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

关键词: 契丹小字; 大金国; 音值考

中图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 A

契丹小字中<1>、<2>的释读问题是长期以来各家争论的焦点。在上世纪末, 几位学者对该二字进行了专门研究, 然而, 关于<1>、<2>二字的音、形、义等诸方面, 迄今仍无可靠的证据做最后确定。笔者最近发现了拼读<1>、<2>的一种新的途径。在此想提出拙见, 供大家参考。

—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 研究者们根据<1>所出现的位置, 推测<1>表示“戊己”或“金”。如罗福成先生解“己”, 王静如先生解“戊己”和“金”。日本学者山路广明以“金”为解, 拟读为[ɣi]。爱宕松男以“黄”为解, 拟读为[ɣa]。苏联学者沙夫库诺夫以金为解, 拟[ɑi]。

1977 年契丹小字研究小组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以下简称《专号》)^[1]。该文的“已释读契丹小字词语表”中把《宣懿哀册》第 4 行等出现的<1>解为“戊己”, 《郎君行记》第 1 行的<3>解为“大金国(所有格)”。

1981 年黄振华先生在他的《契丹文<1><2>考—契丹文字构造规律新探》(以下简称《黄社 81》)^[2]一文中对《专号》的结论提出疑问。他认为“戊己”与金没有联系, “戊己”当配“土”而不配“金”。《专号》之“大金国”、“大金皇帝”等释读未必可靠。他还说: <1>表示“戊己”, 据李焘《资治通鉴长编》引宋绶《行程录》: 契丹谓“山曰纳都”, 认定其读音为 nutug。<1>的语义为“土”。契丹纪年确实使用金、木、水、火、土五行配天干, 即甲乙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水、壬癸配金。<4>不是“大金”而是“皇帝”。<5>为“天上皇帝”即“升天皇帝”。<2>的读音为 dogo。《黄社 81》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几位学者撰写文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由此引发了契丹文学界关于<1>、<2>二字的长期的激烈争论。

1982 年即实先生在他的《关于<1><2>二字》(以下简称《即内 82》)^[3]中说: 《黄社 81》的五行说不能成立, 只有五色说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即甲乙为蓝、丙丁为红、戊己为黄、庚辛为白、壬癸为黑。<1>表示“戊己”语义为黄。据《契丹国志》谓“地有二水, ……曰袅罗箇没里, 复名女古没里者, 又其一名也”, 应读[2] (后来在《谜林问径》^[4]中改读[niɔlɔg])。<6>可能为<4>的误笔, <2>字读[3] (在《谜林问径》中改读为[niɔlkɔ]), 语义为“金”。《萧令公墓志》第 4 行的<7>是“大圣大明皇帝”(《谜林问径》中释为“大圣承天皇帝”)之义,

其理由是<2>为“金”，金刚亮光闪闪，或因此而引申为明者。

1983年刘凤翥先生在他的《契丹小字<1><2>的解读及其它》（以下简称《刘宋83》）^[5]中回答了《黄社81》提出的质问，他说：<1>表示“戊己”，语义为“黄”，读“女古”，（在《契丹小字解读再探》^[6]中构拟其音值为[rulugu]）。《郎君行记》第1行的<6>的语义为“大金”，理由是契丹语中“黄”和“金”是同音字。《萧令公墓志》第4行的<7>是“大圣天黄皇帝”，理由是<1>和<2>的音义相同。

1986年王弘力先生在他的《契丹小字墓志研究》（以下简称《王民86》）^[7]中也讨论过<1>字。他认为“戊（己）”<1>读xant 义为金，xant 即《辽史》音译之“按达”ant、anta，系由“阿里答”alt、alta，音变而成。<3>“大金国的”当读xig xant gwan-wen。按天干五色有黄无金，契丹人何以用金代黄？他认为契丹语词汇中实际上有“黄”的，然其用途有限。《辽史·世表》中有“阿保机，功业勃兴，号世里氏……”按“世里”即sir“黄”。“黄”有代表“中央”，即可汗横帐所在的意义。可能“世里”一词有专用名词性质，所以不轻易用之。而沿用回鹘语“裒罗箇”serig(黄)，或用契丹语“女古”[4]来表示潢河一词的有关“黄”义。可见契丹人尽量避免使用“世里”。

周建奇先生在他的《‘女真’与契丹小字‘<1>’》（以下简称《周内94》）^[8]中说契丹小字的“<1>”，或表示“大金国的”“金”，或表示十个天干中的“戊己”，但不明其读音。……我们可以把这个契丹小字<1>的读音定为“裒罗箇”、“女古”、“女真”。……从契丹小字<1>在汉语中的涵义和它在契丹语中所表达的事物来看，这个契丹小字有“山、金、土或黄”等涵义。由于它的“金”和“黄”的涵义，与契丹语“女古”、“裒罗箇”相同，它的读音可以构拟为“女古”或“裒罗箇”，近似于蒙古语nirigu nirugu niragun“背脊，山脊，山脉”，义亦相近。蒙古语nirugu(n)的一种布里亚特语变体为nurgan，按满语的读法，可读作nujan，逼似“女真”的读音。

二

根据以上各家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关于<1><2>二字的形、义、音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形体方面，《黄社81》把《郎君行记》第1行的<6>，误认为<4>。《即内82》认为<1>是<2>的误刻，《刘宋83》却认为<1>不是<2>的误刻，二者音义相同。众所周知，契丹小字原字中一部分原字有带点与不带点的区别，有人称之为“影子字”。为了解开这“影子字”之谜，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设想，但迄今仍未使人满意的结论。虽然如此，根据<1>，<2>字的具体用例，我们可以窥视二者之间的联系。<1>在现有资料中共见20处，其中6处表示天干。<2>字共见14处，其中1处表示天干，出现在《博州防御使墓志》第24行，字迹极为清晰。这至少可以说明表示天干的<1>和<2>可以交替使用。根据《郎君行记》第1行的记载，<1>有“金”义是可以肯定的。此外，《萧令公墓志》第16行的<1>也表示“金殿”的“金”。《宣懿哀册》第29行出现的带点的<1>字，据过去研究，应表示“金乌”的“金”。由此得知表示“金”的<1><2>二字也可以相互替换。<2>字常与<8>共处，不与<9>共处。<1>字却相反，不与<8>共处，而常与<9>共处。

在语义方面，《黄社81》认为“戊己”与“金”没有联系。其实，从契丹语的亲属语言蒙古语的情况来看，“黄”和“金”也有一定的联系。在蒙古语中经常以“金”来比喻“黄”。例如：“altan sir_a”(金黄)、“altan sirgal”(金黄<比金黄略浅>)。还有“alt i: dagabal sir_a amrag i: dagabal inag”、“altan no dergete heftegsen gaoli siralana”等熟语。前者表示靠近金子，会染上黄色；靠近恋人，会产生感情。后者表示靠近金子的铜会染上“黄色”。相当于汉语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明蒙古语中“金”与“黄”有紧密联系。由此可以推知契丹语中“金”和“黄”的读音相同不足为怪。《即内82》反对《黄

社 81》之五行说,认为契丹人以五色表示天干。《刘宋 83》也认为五色说能够成立。《王民 86》似乎同意五色说,但他认为契丹人以“金”代“黄”。《周内 94》提出<1>有“山、金、土或黄”等更多的涵义。根据<1><2>出现的位置和上下文的情况来看,<1><2>具有“戊己”和“金”等涵义是很明显的。但<1><2>除了“戊己”和“金”,是否有其他涵义、契丹语中“戊己”的语义是什么等都是契丹文字研究者们长期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弄清契丹人表示天干的方式是很有必要的。他们是像汉语式的以五行表示天干还是像蒙古语式的以五色表示天干,或者契丹人有自己独特的说法呢?目前五色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即实先生在《谜林问径》一书中归纳表示天干的词,并为它一一构拟了音值。仔细观察即实先生所构拟的关于五色的“读音”,并与契丹语的亲属语言中的五色的读音相比,可见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距。这些问题今后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在语音方面,迄今为<1>构拟的读音有 8 种之多。为<2>也有两种。其中七十年代以前国外学者所构拟的三种读音,因其结论是推测出来的,所以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黄社 81》的<1>读 nutug,<2>读 dogo 的读音,也很难落实。因为 nutug 的读音虽然有史籍中的“山曰纳都”的根据,但<1>与“山”、“山”与“土”、“土”与“家乡”、“家乡”与“纳都”之间除了<1>与“山”字形的联系外,没有其他必然联系。所以<1>读 nutug 的推测很难令人首肯。<2>读 dogo 的结论亦如此。《即内 82》和《刘宋 83》虽有“地有二水,……曰袅罗箇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等历史记载的根据,但笔者认为关于<1>究竟读“袅罗箇”还是“女古”,的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余地。《王民 86》把《辽史》中的“按达”与蒙古语的“阿里答”联系起来为<1>构拟 xant 的读音,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尚难构成<1>读 xant 的直接证据。《周内 94》也没有明确说明<1>读“女古”还是“袅罗箇”或者“女真”。综观以上各家的所构拟的读音,可以看出于史有证者缺乏字形方面的引证,从字形出发者却于史无证。二者兼顾者却没有提出确切的音值。笔者认为<1>和<2>既然表示“戊己”和“金”时可以交替使用,其读音可能相同或相近。如果能够确定其中一个字的音值,就可以推定另一个字的音值。刘凤翥先生在《契丹小字解读五探》(《刘等汉 95》)^[9]中说:在《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用<3>三字翻译“大金国”。契丹字<1>于意为“金”已成定论。而在《博州防御使墓志》有<10>,上面有空格。另两处在该字上亦有空格。下边一字是“国”字。在金代用空格以表示尊敬的国名只能是本朝的“金”。然而如上所述,契丹字国名“大金”的“金”作<1>,那么<11>究竟为何意?这只能从语音方面进行探索。<11>是个单词,由三个原字组成,已知上二字的读音为 ni,近似汉字“女”的读音。若把<12>构拟成“真”的音,就可以得出“女真”的音,“真”的古音为[ʃ],因此,可把原字音值构拟为[ʃ]。从而把“铭曰”、“诗曰”的“曰”在契丹小字中的<13>,可构拟为[ʃ]。清格尔泰先生在他的《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10]中对《刘等汉 95》的<11>有女真之义表示同意。他说:至于这个字的读音,《刘等汉 95》拟为[ʃ],进而把<13>(曰)的读音拟为[ʃ]。对此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把<11>读为[noil],认为这可能是“金”“黄”的契丹语式说法。从而<13>可以读 to'ol,相当于蒙古语的 do:l,du:l,具有“唱”、“歌唱”的意思。清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契丹小字释读问题》^[11]中进一步提出:如果这样<11>字可读[nilɔg]~[niɔl]。这两种读法中,前者更合乎史籍中的记音,后者合乎契丹小字原字不超过一个音节的记述通则。

以上清先生所提出的<11>可能是“金”、“黄”的契丹语式说法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金”的契丹语式说法在《辽史·国语解》中有“女古,金也”、“黄”在《契丹国志》中“地有二水,……曰袅罗箇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的明确记载。<11>的上二原字的读音与[ni]相近,如果把<12>的读音构拟为[ku],可以得出[niku]的读音。这与上述《辽史》、《契丹国志》之“女古”的中古音恰好吻合。那么<12>是否可以读作[ku]?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有更有力的论据。《民族语文》发表了清格尔、刘凤翥二先生的文章《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考释》^[12]。该文认为《皇太叔祖哀册》的契丹文撰写人为辽代契丹文高手耶律固,

哀册第2行全文记载了撰写人耶律固的官衔。并认为第42、43、44字<14>为“云骑尉”之义。从读音方面观察把<14>译成“云骑尉”没有什么疑问。据我们了解与《皇太叔祖哀册》同一墓群、同时出土的另有一件《宋魏国妃墓志》也是由耶律固撰写的。该墓志第2行同《皇太叔祖哀册》一样记录了撰写人耶律固的官衔。两件墓志中的这两行文字的不论字数还是语序均为相同，只是第43字的首一原字的写法不同。前者为<15>，后者为<12>。由于记述同一个人的相同年代的官衔，语义也应该相同。而且两个原字既然出现在相同的位置、表达相同的意义，所以其读音必然相同或相近。另外，据我们统计<15>字在现有资料中共出现1474次，词首、词中、词尾均可出现。<12>共见99次，词首、词中、词尾也可以使用，二者使用条件基本相同。<15>的读音早已知道[k]，因此<12>的读音应与[k]相差不远。过去即实先生在《谜林问径》中曾为它拟过[ku:]的音。还有《契丹小字研究》^[13]中对契丹小字的拼读法，曾作过如下说明：“契丹小字是一种特殊的拼音文字，不同原字所代表的，有的是音素，有的是音节。同一个原字可因出现位置不同，而有时代表音素，有时代表音节”。“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央元音[8]。而在原字同原字相拼，发生语音结合时，这个元音[8]便往往作为一个介音，被融入另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由此可知<12>不一定代表一个纯粹的辅音[k]。我们参照以上情况可以为<12>拟一个[ku]的音。又据陈準（南宋）《北风扬沙录》之“朱里真”和《蒙古秘史》之“主儿扯”的记载，了解到于意为“女真”的契丹字的首一音节应为[tʃu]。这样可以肯定首一音节为[ni]的契丹小字<11>不表示“女真”之意。进而依据<11>的读音能够肯定<1>和<11>都表示“大金国”的“金”。<11>是<1>的分写式。因此<1>和<2>的读音参照于意为“金”，读音为“女古”的契丹字<11>的读音可构拟为[nik]或[niku]。而且契丹小字墓志哀册中经常见到的<13>字的读音可以构拟为[daku]，得出相当于蒙古语的“歌”，“歌曲”的[da ʏ uu]的读音。同时，进一步引证<12>读[ku]不误。

三

综上所述，笔者对<1><2><11>的考证既有字形、语音方面的根据，也有史籍记载的依据，可以说契丹小字<1><2><11>读[nik]或[niku]的可能性相当大。虽然如此，从契丹语的亲属语言的情况看，除了蒙古语里有[nɔŋɔ: n]（绿色）一词的词干与[nik]或[niku]相近之外，我们找不到于意为“黄”，读音为[nik]或[niku]的词。这种情况也许说明契丹语中“黄”、“金”有独特的读音，也许说明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这里所提出的观点仅供参考，关于<1><2>的释读问题今后需要进一步引证。

本文契丹小字编号顺序

<1>山 <2>山 <3>又 山 ^{几女} 村 <4>又 山 <5>尖 山 主 王 和 <6>又 山
 <7>丕 又 用 尖 山 主 王 和 <8>尖 <9>又 <10> ^{公关} 勾 ^{几女} 村 <11> ^{公关} 勾
 <12>勾 <13>令勾 <14>亦 几 女 冬 <15>几

本文国际音标编号顺序

[1][tɕin]、[kin] [2][ɲiolko] [3][ɲiolkog] [4][ɕogoo] [5][tɕien] [6][tɕɕien]
 [7][nitɕien] [8][ə]

参考文献

- [1] 清格尔泰, 刘凤翥, 于宝林, 陈乃雄, 邢复礼.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77, (4).
- [2] 黄振华. 契丹文<1><2>考—契丹文字构造规律新探[J]. 社会科学战线, 1981, (2).
- [3] 即实. 关于<1><2>二字[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2 (3、4).
- [4] 即实. 谜林问径[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 [5] 刘凤翥. 契丹小字<1><2>的解读及其它[J]. 宋辽金史研究, 1983, (创刊号).
- [6]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J]. 考古学报, 1983, (2).
- [7] 王弘力.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J]. 民族语文, 1986, (4).
- [8] 周建奇. ‘女真’与契丹小字‘<1>’[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4.
- [9]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五探[J]. 汉学研究, 1995, (2).
- [10] 清格尔泰. 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4).
- [11] 清格尔泰. 契丹小字释读问题[M]. 东京: 不二出版株式会社 2002.
- [12] 清格勒、刘凤翥. 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考释[J]. 民族语文, 2003, (5).
- [13] 清格尔泰、刘凤翥、于宝林、陈乃雄、邢复礼. 契丹小字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注释

①为了稿件在网上顺利运行, 本文中所出现的契丹小字和有些国际音标采用以编号代替文末集中的办法, 行文中一律用< >符号内的编号来代替有关的契丹字。[]符号内的编号来代替国际音标。

“Da Jin Guo” In khitan small scripts

WU Ying-zhe

(Academy of Mongology Studies, inner Monbolia Uniuersity ,Huhhot 010021,cha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known that the first three Khitan small scripts of “Lang Jun Xing Ji” refers to “Da Jin Guo”. But it is still uncertai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mall script meaning “jin” and scholars have concluded many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after analyzing the relevant materials. There is a Khitan small script found in “Bo Zhou Fang Yu Shi Epitaph”, according to its pronunciation, is also regarded as referring to “jin” of “Da Jin Guo”. Fro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jin” with different writing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monocharacter Khitan small script “jin” is obtained.

Key words: Khitan small script; Da Jin Guo;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ound value

收稿日期: 2003-12-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2JAZJD840007)

作者简介: 吴英喆 (1971—)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人,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讲师, 博士研究生。
